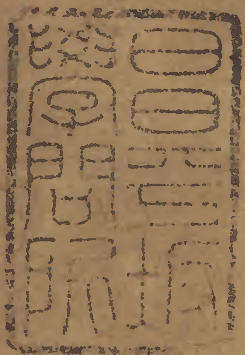


鑑  
二百十七之八唐



		漢書門類	
一	五		
四	〇		
〇	七		
七	六		
六	三		
〇	〇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視
八	〇		
三	七		書
南	一		
〇	四		
架	〇		
架	冊	號	類

編  
年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104)	
函號	283	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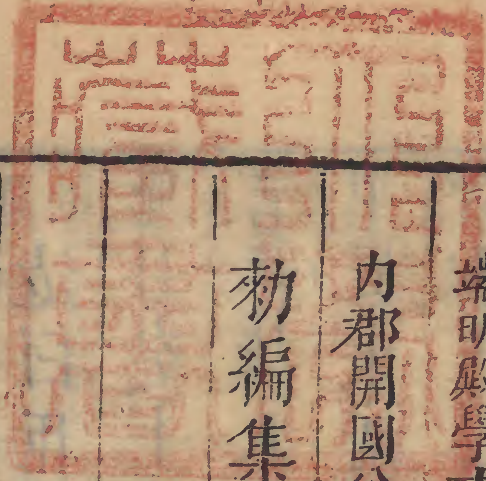
唐紀三十三 起闕逢 教祥盡 柔兆若 灘 四月凡二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載 卷首當書天寶 年號載子亥翻 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 直朝

遜翻 考異曰肅宗實錄十二載揚國忠屢言祿山 潛圖悖逆五月玄宗使輔璆琳伺之祿山厚賂璆琳

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玄宗





盛言祿山忠於國國忠又言祿山自此不復見矣玄宗手詔追祿山祿山來朝舊傳亦同按玄宗實錄并祿山事迹遺瑯琳送其子于范陽覘祿山反狀在十

曆唐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

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

遍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

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

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此崇玄館學士也見玄元皇帝乘

紫雲告以國祚延昌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

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

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

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

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棊數術之工皆處

之謂之待詔處昌呂翻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均皆

翰林院供奉唐天子在大明宮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

院在顯福門內若在東都及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

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

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帝即位以來

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均等召入禁中謂之翰

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

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

第簡當局四人以備顧問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多務

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名曰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

為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

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重



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尚辰羊翻均巨冀翻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

章事已令張垪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且

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

令力丁翻相悉恐四亮翻下還稼翻

夷輕唐上乃止乙巳加祿山左僕射

射寅謝翻賜一子三

品一子四品官 丙午上還宮

還自華清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安祿山求兼領閑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廐隴右

羣牧等使

使疏吏翻下同

祿山又求兼總監

此部牧總監也唐有四十八監

以牧馬或曰此總監即苑總監

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

丞吉溫為武部侍郎

武部即兵部

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

是惡溫

惡鳥路翻

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

別創之

飼祥吏翻

二月壬申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

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大皇太帝

朝直遙翻上聖

之上時掌翻下以義推

癸酉享太廟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光

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諡曰

天皇帝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大昭孝

皇帝睿宗諡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

皆謚孝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

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

凡上尊號上謚之上皆時掌翻

赦天下 丁

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 巳丑安祿山

奏臣所部將上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勲効甚多



反形顯然

以朝廷官  
爵溢予人  
起安祿山

亮翻契歎訖  
翻又音喫  
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

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丁酉朔祿

山辭歸范陽舊志范陽在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上解御衣以賜之

祿山受之驚喜恐揚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出潼關乘

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凡挽船夫用板長二尺許

斜搭肩前一端至肩一端至脇編十五里一更更工

也易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

山反者上皆縛送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

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長樂坡即產坡在長

安城東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快快必

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快於兩翻上以告國忠曰

此議它人不知必張垰兄弟告之也國忠之下更有

乃上怒貶張均為建安太守垰為盧溪司馬垰弟給

事中垰為宜春司馬建安郡隋為泉州唐改曰閩州

樂郡以建州為建安郡盧溪郡辰州舊志建安郡京

師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盧溪郡京師南三千四

百五里垰昌六翻考異曰唐曆云垰嘗贊相禮儀

代之垰曰不敢貴妃在坐告國忠斥之舊垰傳大寶

代者孰可垰錯愕未對帝即曰無踰吾愛皆矣垰降

階陳謝揚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

垰垰深缺望按本紀三月丁酉垰貶官韋見素八月

乃知政事而云垰深缺望舊傳誤也明皇雜錄云上



幸張垧宅，謂垧曰：中外大臣才堪宰相者，與我悉數。吾當舉而用之。垧遂不對。上曰：固無如愛子婿。垧降階拜舞。上曰：即舉成命。既逾月，垧頗懷怏怏。意其為李林甫所排，會祿山自范陽入覲，祿山潛賂貴妃，求帶平章事，上不許。垧因私第備言上前，時行幸內第，面許相垧，與明公同制入輔。今既中變，當必為奸臣所排。祿山大懷恚怒，明日謁見，因流涕請罪。上慰勉久之，因問其故。祿山具以垧所陳對。上命高力士送歸焉，亦以怏怏聞。由是上怒。按李林甫時已死，亦誤也。哥舒翰亦為其部將論功，為于偽翻。勅以隴右十將特進火拔州都督燕山

郡王火拔歸仁為驃騎大將軍。十將亦唐中世以來軍中將領之職名，火拔突厥別部也。開元中，置火拔州。唐制特進文散階正二品。驃騎大將軍武散階從二品。燕因肩翻驃匹。

河源軍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如璆奇寄翻討擊副使范陽魯炆、臯蘭府都督渾惟明並加雲麾

將軍。貞觀中，鐵勒來降，以渾部置臯蘭都督府，雲麾將軍武散階從三品。上洮土刀翻字式，又翻璆。隴右討擊副使郭英又為左羽林將軍。英又

知運之子也。翰又奏嚴挺之子武為節度判官。河

東呂諲為支度判官。諲，伊真翻。前封丘尉高適為掌書記。

安邑曲環為別將。河東郡蒲州。唐制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其屬有判官。巡官封丘縣。漢晉以來屬陳留。唐屬汴州。安邑縣屬蒲州。姓譜晉穆侯子成師封於曲沃。其後氏焉。漢有代郡太守曲謙，貨殖傳有曲叔諲。伊真翻。程千里執阿布思獻於闕下。

斬之。甲子，以千里為金吾大將軍，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鐵

之虜。其王李日越。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



鈞 侍御史劔南留後李宓陽國忠領劔南節度使以宓為留後宓音密又

伏音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新書

作大和城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大和閣羅鳳所居也將即亮翻誘音酉閉壁不戰宓糧

盡士卒懼瘴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蠻

追擊之宓被擒被皮義翻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

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并鮮于仲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朝直廷翻相息

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

不出於郎上之口而音扶復扶又翻

復救數所角翻復息浪翻復扶又翻何得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

徐思之高力士之言明皇豈無所動於其心哉禍機將發直付之無可奈何僥幸其身之不及見

而秋七月癸丑哥舒翰奏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

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以臨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

太守充神策軍使洮陽澆河二郡皆置於洮廓二州西南廓州本澆河郡天寶元年更名寧塞郡洮州西八十里處環州置神策軍楊國

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溫

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韋

見素和雅易制易音以薦之八月丙戌以希烈為太

子太師罷政事陳希烈遂以此怨望降賊以見素為武部尚書同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三十三 玄宗



平章事

考異曰舊見素傳曰時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

知之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相或未稱職見此咎議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

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欲用之國忠以溫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宋

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希烈傳曰國忠用事素忌疾之乃引

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惡希烈阿狗國忠當更自擇剛直之士豈得尚卜相於國忠今從

希烈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

尹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

惡鳥路翻沴音戾長沙郡潭州舊志峴禕之子也信

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王禕開元初以軍功有寵於上禕吁韋翻

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

言所部水災

扶風郡岐州

國忠使御史推之

朱白曰唐故事侍御史各

二人知東西推又各分京城諸司及諸道州府為東西之限隻日則臺院受事隻日則殿院受事又有監

察御史出使推按謂之推事御史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

側上曰淫雨不已

賈公彥曰雨三日已上曰淫

卿可盡言對曰自

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

默然冬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十一月己未置

內侍監二真正三品

唐制宮官不得過三品置內侍四人從四品上中官之貴極於

此矣至帝始隳其制楊思勗以軍功高力士以恩寵皆拜大將軍階至從一品猶曰勳官也今置內侍監

正三品則職事官矣

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韋陟斌之兄

也使疏吏翻斌音彬

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亮翻使



人告陟賊汚事下御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

於安祿山復為國忠所發下遐嫁翻復扶又翻閏月壬寅貶陟

桂嶺尉溫澧陽長史桂嶺漢臨賀縣地隋置桂嶺縣屬賀州澧陽郡澧州舊志澧

陽郡京師東南一千里安祿山為溫訟寃為于偽翻且言國忠

讒疾上兩無所問 戊午上還宮 是歲戶部奏天

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

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

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有唐戶口之盛極於此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新書曰蘇

毗吐蕃疆部也邏郎佐翻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

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進畫首命書

為發日勅進請御畫而行之唐六典中書掌王言其制有七其四曰發日勅正謂御畫發日勅也增減官

負廢置州縣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用之將即亮翻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

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

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

素入見入見賢通翻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

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

遂巡不敢言遂七倫翻上竟從祿山之請它日國忠見素

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下

章事召請闕以賈循為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

召為相亦未必至



節度使楊光翽為河東節度使使疏吏翻則勢自分

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

果賜祿山潛察其變輔姓也左傳晉有大夫輔樂又

引以苒子賜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

奉國無有二心還從宣翻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

心待之必無異志東止二虜藉其鎮邊朕自保之卿

等勿憂也事遂寢考異曰實錄正月辛巳祿山表

使袁思藝宣付中書令即日進畫便寫告身楊國忠

韋見素相謂曰流言傳祿山有不臣之心今又請代

漢將其反明矣乃請陳事既見上先曰卿等有疑祿

山之意邪國忠等遽走下階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因

以祿山表留上前而請陳事頃上又令袁思藝宣曰此

之一奏始容之朕徐為圖之國忠奉詔自後國忠每

對未嘗不懇請其事國忠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伏

望下制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

琳送其子私候其狀還固稱無事其制遂寢先是上

引宰相對見常置白麻於座前及璆琳還上乃謂宰

臣曰祿山必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璆琳受祿山

賄事泄上因祭龍堂遣備儲具責以不虔乃命左右

撲殺之始有疑祿山意祿山事迹云請不以蕃將代

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並是韋見素之

意旨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祿山出自寒微位

居衆上時所忌嫉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實為此見

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見素約以事如未諧公繼

之國忠都無一言俯僂而退見素却到中書嗚咽流

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速反以明已之先見取利

巨玄宗幸蜀記云是年春二月二十二日辛亥祿山

使何千年表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掌兵其日

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在省見素慘然國忠問曰堂老

何色之戚也見素曰祿山逆狀行路共知今以蕃酋

代漢將是亂將作矣與公位當此地能無戚乎國忠

於是亦惘然久之乃曰與奪之間在於宸斷豈我輩



所能是非邪見素曰知禍之萌而不能防亦將焉用  
 彼相矣明日對見僕必懇論冀其萬一若不允子必  
 繼之國忠曰事則不諧恐虛犯龍顏自貽伊戚見素  
 曰如正其言而獲死猶愈於阿從而偷生豈日王子  
 二相入對見素言祿山潛貯異圖迹已昭彰因扣頭  
 流涕久之國忠但俯僕遂巡更無所補上不悅遂以  
 他事議之既退還省見素謂國忠曰聖意未回計將  
 安出國忠曰祿山未必有反意但時所誹疾便成疑  
 似耳見素曰公若為此見社稷危矣遂憫然不言二  
 十四日癸丑上又使思藝宣旨且依此發遣卿等  
 所議後別籌之自是見素數奏其凶狀三月己未朔  
 見素請以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赴闕庭及輔  
 珍琳送其子祿山給珍琳曰王上耄年信任非次國  
 忠之輩苟徇榮班今若進逆耳之言若口之藥以吾  
 之心事將無益今欲耀兵疆諫以迹鬻奉此意決矣  
 祿山以物贈珍琳珍琳既受金帛及還奏田祿山盡  
 忠奉國必無二心特望官家不以東非為慮上然之  
 謂宰臣曰祿山朕自得之卿勿憂也見素起曰臣忤  
 拂聖旨借贖大臣罪合萬死然愚者于慮或有一中  
 願陛下審察之自餘與實錄及事迹所述略同按祿

山方賂珍琳泯其反迹安肯對之遽出特語又國忠  
 平日數言祿山欲反此際安得不與見素同心蓋所  
 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取其可信者循華原人也時為節度副使

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  
 家居不出 三月辛巳命給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

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契丹 癸巳以蘇毗

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安祿山歸

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朝直遙翻  
使跪吏翻

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

見無復人臣禮復扶又翻 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

使京兆尹圍其第考異曰肅宗實錄國志日夜伺  
祿山反狀或矯詔以兵圍其宅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或令府縣捕其門客李起安岱李方來等皆令侍衛  
 史鄭昂之陰推劾潛殺之慶宗尚郡王又供奉在  
 京密報其父祿山轉懼唐曆是夏京兆尹李峴貶零  
 陵太守先是楊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  
 命京兆尹圍捕其宅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  
 使侍御史鄭昂之溢殺之祿山怒使嚴莊上表自理  
 具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上懼其生變遂歸過於峴  
 以安之安祿山事迹與唐曆同外有命京兆尹李峴  
 於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又貶吉温為禮陽長  
 史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上竟不之悟玄宗幸蜀記  
 與事迹同按李峴傳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國忠歸  
 各京兆尹貶長沙太守新宗室宰相傳楊國忠使客  
 蹇昂何盈摘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  
 方來等與祿山反狀溢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  
 變出峴為零陵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  
 太守今從實錄

屢失處置

之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在京師  
 太僕卿得隨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  
 供奉官班見

昏手詔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

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入部送

欲以襲京師也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

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

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他事撲

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撲璆

使疏吏翻考異曰祿山事且曰朕新為卿作一湯撲璆

迹作承威今從玄宗幸蜀記益治湯井池臺觀環列  
 自天寶六載以來華清宮中蓮花湯明皇雜錄曰明皇  
 山谷御湯曰九龍殿亦曰蓮花湯明皇雜錄曰明皇  
 幸華清宮新廣湯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  
 石為魚龍鳧雁仍以石梁及蓮花同獻雕鏤巧妙殆  
 非人功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亘湯上而  
 蓮花纜出於水際上至其所解衣欲入而魚龍鳧雁

通鑑卷三百七 唐紀三十三 玄宗



昔若膏鱗舉翼狀欲飛動上恐遽命撤去而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數十間屋皆周回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白木香照實於其中至於楫楫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累瑟瑟及沈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注曰宮中除供奉兩湯外內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噴以成池又綴級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今唯太子少陽二湯存焉又有玉女殿湯今石星痕湯玉名甕湯  
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

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隱聖人謂上唐隱

讀曰穩也帖多有寫穩字為隱字者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

師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

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復扶又翻幾居依翻

八月辛卯免今載百姓租庸 冬十月庚寅上幸華

清宮考異曰舊紀壬辰今從實錄新紀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

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

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

數以事激之數所角翻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

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

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

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

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勅書悉召諸將示之

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將即亮翻朝直遲翻諸



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

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

十萬反於范陽考異曰平致美薊門紀亂曰自其

於常識者竊怪矣至是祿山勅兵夜發將出命屬官

等謂曰奏事官胡逸自京回奉密旨遣祿山將隨身

兵馬入朝來莫令那人知羣公勿命范陽節度副使

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

秀巖守大同中受降城西二百里有大同川又代州

同軍在朔州馬邑縣按宋白續通典中受降城西之

大同川乃隋大同城之舊墟開元五年分善陽縣東

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戍邊復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

祿山出薊城南語去吉翻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爲

名榜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

兵而南祿山乘鐵舉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

舉與與同騎奇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

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祿山兼

乘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

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

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劫之以去異曰考

肅宗實錄云先令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俘以

車千乘包旌旗戈甲器械先候于河陽橋不見後來

所用又千年時方詣太原執楊光翽未暇向河陽也

今不取薊門紀亂云是月甲午縛光翽按是月有甲

通鑑卷三百七十一 唐紀三十三 十一



子安得甲午亦不取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

猶以為惡祿山者詐為之降戶江翻未之信也庚午

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德色

蜀本作得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

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

特進畢思琛詣東京琛丑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

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

封常清入朝朝直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

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

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驍堅堯

刁翻筆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

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

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斷音甲戌祿

山至博陵南博陵郡本定州高陽郡天寶元年更郡

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祿山貢光翽以附楊國忠

斬之以徇考異曰幸蜀記云十九甲戌至真定南

劫光翽歸遇於博陵郡殺之蓋幸蜀記誤以定州為

真定耳祿山事迹曰其年九月傳太原尹楊光翽首

兵軍士門將即亮忠志愛人祿山養為假子又以張

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張守珪弟翼祿

忠志即成  
德李寶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安宗



顏杲卿

履謙

私知杲卿

迎福山者

欲觀其虛

實必詐計

利長之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五

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

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

常山常山郡本恒州恒山郡天寶元年更名劉响

樂壘美之遂移郡治於安樂城今州城又使其將李

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西來諸

東路兵東出井陘口者陘音刑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

著此著陟音刑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

杲卿思魯之玄孫也顏思魯之推之丙子上還宮斬

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

思順為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為太僕卿以朔方右

衙人

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九原郡

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太原為北置河南

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為

之陳留郡汴州考異曰實錄以介然為汴州刺史

舊紀以介然為陳留太守按是時無刺史郭納見

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

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帥所出內府錢帛於京

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

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曠騎及新募兵邊

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

內府有積財邊庭有宿將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五



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將即亮翻騎奇哥翻廣志

舟翻舊志陝郡在京師東四百九十里至東都三百三十里

丁亥安祿山自靈

昌度河

靈昌郡本滑州東郡天寶元年更郡名

以緹約敗船及草木橫

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

遂陷靈昌郡

舊志靈昌郡去京師一千

四百四十里至東都五百三十里

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

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登城眾懼

懼不能守

悒許拱翻

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

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

降者夾道近萬人

降戶江翻近其翻

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

斬張介然於軍門

考異曰舊紀辛卯陷陳留郡祿山事迹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

張介然

荔非元瑜等首至今從實錄

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

陳留郡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東都四百一里

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

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

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

郡唐為德州天寶元年復改為郡

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

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

料連條翻量度也又力步翻易以改

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

博平郡

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聞道奏之

間古上始

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

人義士邪及平至

舊志平原郡至京師一千九百八十二里

大喜曰朕不

顏真卿

李平



僅無誠死節

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方從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誠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滎陽郡鄆州西至洛陽二百六十里。舊志滎陽郡至京師一千一百五里。東都二百七十里。考異曰：唐曆舊紀作甲午。今從

封常清不實

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史丁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九翻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葵園在甍子谷南。上東門即洛陽上春門也。唐六典：東都城東面三門北

募兵之言如此

東。日上。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壞音怪。考異曰：常清表云自今月七日交兵至十三日不已。按七日祿山猶未至。滎陽蓋與賊前鋒戰耳。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降戶留守李愬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守式又翻。愬直陵翻。荷下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愬收殘兵數百，欲戰皆弃愬，潰去。愬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走音朝服坐臺中。朝直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開廐，使人執愬，奕及丞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數所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

達奚珣不終

李愬、盧奕、蔣清死節

道監卷二百七十一 唐紀三十三 玄宗



節夫復何恨夫音扶復愷文水人文水縣屬并州本漢大陵縣魏置受

陽縣隋為文水縣奕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盧懷慎開元初賢相蔣欽

緒見二百九卷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封常

清帥餘眾至陝帥讀日率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

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

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

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

潼關見賢通翻趣七喻翻考異曰肅宗實錄云仙芝領大軍初至陝方欲進師會常清軍敗至欲

廣其賊勢以雪已罪勸仙芝班師仙芝素信常清言即日夜走保潼關朝野大駭今從本傳賊尋

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眾至

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

祐屯陝復扶又翻踐悉銳翻潼音臨汝弘農濟陰濮

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弘農郡本虢州虢郡天寶元年更名郡濮陽郡濮州雲中

郡雲州濟子禮翻濮博木翻降戶江翻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

中怙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

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昭為睢陽太

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朝直遙翻怙奇

洪翻雖音雖守式又翻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

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東平郡鄆州濟南郡

本齊州齊郡天寶元年更名臨淄郡五載更今郡名嗣祥吏翻祗禕之弟也禕吁郡

韋翻郡

吳王祗  
李隨



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

南擊睢陽斬張通晤單父古縣時屬睢陽李庭望引

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還從宣翻庚子以

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江陵長史源洧為之副江陵郡本

荆州南郡天寶元年更郡穎王璪為劔南節度使蜀

郡長史崔圓為之副蜀郡益州郡公二王皆不出閤

洧光裕之子也源光裕見二百一十上議親征辛丑

制太子監國監古銜翻考異曰唐曆幸蜀記皆云

錄又作巳丑尤誤肅宗實錄云詔以上監國仍令總

統六軍親征寇逆按制書云今親總六師率眾百萬謂宰相曰朕在位

鋪敦元惡巡撫洛陽則是上親征

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

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遺唯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

橫發橫戶孟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

高枕無為矣枕之楊國忠大懼退謂韓統秦三夫人

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

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惡烏

橫下孟翻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顏真卿召募勇

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

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齋李愷盧奕蔣清首徇

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



賈載

核寧

李偉

張澹

註核

盧全誠

訾訥賢

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乎棺音貫斂力贍翻祿山

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

河內穆寧共斬道玄自帝事邊功運青萊之粟浮海以給幽平之兵故置海運使景

州本滄州勃海郡天寶更名清池漢高城縣地隋開皇十八年以

縣有鹽山更名清池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

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

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澹

覽翻考異曰舊穆寧傳祿山偽署劉道玄為景城

守寧倡義起兵斬道玄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

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

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隰

縣初寧佐採訪使巡按嘗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

揣祿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

間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為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

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支使按寧以

道玄首謁李暉暉即族嚴莊家豈有懼賊怨深而奪

寧兵乎真卿既殺段子光帥諸郡以討祿山寧書中

安得尚為隱語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已召寧計事豈

待得此書然後用之况真卿領採訪使乃在明年常

山陷後今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考異曰

皆不取包謂河洛春秋作盧皓今從殷仲容顏氏行狀

王懷忠李隨遣遊奕將訾訥賢濟河將即亮訥賢即

順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

其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

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饒

郡深州河間郡瀛州上谷郡易州高仙芝之東征

趙郡趙州文安郡莫州將即亮翻



常清屢敗仙芝遇敵而退亦自有死法

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數所角翻撓奴教翻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奔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齎勅。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使疏更翻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勅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云然者猶曰言如此也。創直遙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勅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上時掌翻考異曰

明皇幸蜀記安祿山事迹皆曰常清配諫仙芝重威憤頗深遂作遺表飲藥而死令誠至常清已死而舊傳以為勅令却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令誠上之蓋二書見常清表有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即為尸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故云然今從舊傳常清既死陳尸蘧蔭。蘧蔭蘆蔭也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索山乃客翻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勅。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賊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呼火故翻。史言高山仙芝由邊令誠而得節。亦由邊令誠而喪元。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考

異曰舊金梁鳳傳云天寶十三載哥舒翰入京師裴冕為河西留後在武威是翰病在京師猶領河西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三十三 三十一  
隴右兩 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見賢拜

起病廢之  
將可察

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帥所仍勅天下四

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為

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為判官蕃將火

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將即亮翻并仙芝舊卒號

二十萬軍于潼關考異曰肅宗實錄云以翰為皇

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拒戰於潼關十

二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先鋒兵馬使元帥舊

傳云先鋒兵馬元帥祿山事迹云翰為副元帥領河

隴諸蕃部落刺頡跌朱邪契苾渾蹕林奚結沙陀

達子處密吐谷渾思結等十三部落皆蕃漢兵二十

一萬八千人鎮于潼關舊紀云丙午命翰守潼關按

玄宗實錄癸卯斬常清仙芝命翰為兵馬副元帥統

兵八萬鎮潼關時崇王為元帥故以翰副之益誅仙

芝之日即命翰代仙芝舊紀丙午肅宗實錄十七日

軍發皆太早也玄宗實錄所云八萬者蓋止謂漢兵

隨翰東征者耳并諸蕃部落及仙芝翰病不能治事

舊兵則及十餘萬因號二十萬也

治直之翻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恩

禮王騎李承光王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復扶又翻

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圖志史言哥舒翰

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杜佑曰振武軍

城內西去朔方千七百餘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子

儀乘勝拔靜邊軍據舊史靜邊軍當在單于府東北

高濬  
僕固懷恩

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濬左武鋒使僕固

軍一百八十里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邊軍子儀



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亢其騎七千

騎奇奇翻下同 考異曰陳雄汾陽王家傳此戰在十二月十二日嫌其與祿山昭東都相亂故并置此

進圍雲中使別將公孫瓔巖將二千騎擊馬邑拔之

開東陘關 馬邑郡朔州雁門縣有東陘關西陘關時河東太原開關以拒秀巖于儀既秀巖始開關杜祐曰代州雁門郡郡南三十里有東陘關其險固西陘山即句注山陘音刑下同 甲辰

加子儀御史大夫懷恩哥濫拔延之曾孫也世為金

微都督 哥濫拔延見一百九十八卷太宗貞觀二十年金微都督府亦置於是年舊史曰僕固即

語訛為僕固 釋之渾部酋長世為臯蘭都督 酋慈由

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真定令賈深崇城

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謀定

馬虔 賈深 崔安 崔萬德

張通幽不 終 王承業不 終 盧逖

縣帶常山郡內丘屬鉅鹿郡翟襄伯

尹王承業密與相應 語牛 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杲卿

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

之謀 斷丁管翻 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

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

犒賚 帥讀曰率犒若 到翻賚來代翻 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

謙馮虔等攜酒食效樂往勞之 效渠綺翻勞力 到翻下慰勞同 并其

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

之悉散井陘之眾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

卿使馮虔往擒之 斷丁管翻是年十一月安祿山使李欽湊屯井陘口今斬之而散其

妙計



衆陘音刑還從

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

與崔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

醴泉驛在常山郡界南直

趙郡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

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

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

魏斷燕薊要膂

斷音短燕因肩翻薊音計要讀曰腰

今日官聲云李光

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

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

常止饒陽

以并代為山西合天下言之則河南河北通謂之山

東函關以西為山西說式芮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

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

將勞即到翻將即亮翻

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

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

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

萬

考異曰河洛春秋曰祿山至藁城杲卿上書陳

國忠罪惡宜誅之狀且曰鉞下才不世出天實縱

之所向輒平無思不服昔漢高仗赤帝之運猶納食

其之言魏武應黃星之符亦用荀彧之策又曰今河

北殷實百姓富饒衣冠禮樂天下莫敵孔子曰十室

之後患者乎伏惟精彼前軍嚴其後殿所過持重且詳

觀地圖凡有隘狹必加防遏慎擇良吏委之腹心自

洛已東且為已有廣輓芻粟繕理甲兵傳檄西郡望

風自振若唐祚未改王命尚行君相協謀士庶奔命

則盛兵鞏洛東據棧會南臨白馬之津北守飛狐之

塞自當枕衝上國割據一方若景命已移謳歌所繫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一



即當長驅岐雍，臨馬渭河，黔首歸命，孰有出鉞下之  
 右者。祿山大悅，加果卿章服，仍舊常山太守，并五軍  
 一團練使，鎮井陘口，留同羅及曳落河一百人，首領各  
 祿山張獻誠圍深州，月餘不下。前趙州司戶包處遂  
 前原氏尉張通幽、藁城縣尉崔安晟、恒州長史袁履  
 謙等，同上書說果卿曰：「明公身荷寵光，位居牧守，乃  
 棄萬全之良計，履必死之畏途，取適於目前，忘累於  
 身後，竊為明公不取。今若拒祿山之命，招十萬之兵，  
 時乃芻茭，積其食粟，分守要害，大振威聲，通井陘之  
 路，與東都合勢，如此，則洪勳盛烈，何可勝言者哉！輕  
 進瞽言，萬無一用，竟銷東岱，先懷屠烈之憂，心拱北  
 辰，願立忠貞之節。」果卿覽書大悅，於是僉議偽以祿  
 山命追井陘鎮兵，就恒州宴設，酋長各賜帛三百段，  
 馬一疋，金銀器物各一牀，美人各一，其餘通賜物一  
 萬段，設於州南，焦同驛，自曉至暮，并以歌妓數百人，  
 悅其意，密於酒中致毒，與飲，令盡醉，悉無所覺，乃盡  
 收其器械，一一縛之，明日盡斬，弃尸於滹沱河中。殷  
 亮、顏果卿傳曰：「祿山起，果卿計無所出，乃與長史袁  
 履謙謂于藁城縣祿山，以果卿嘗為已判官，矯詔賜

果卿忠義  
何待久言

紫余魚袋，使自守常山郡，以其孫誕弟子詢為質，  
 崇郡刺史蔣欽奏，以趙郡甲卒七千人，守土門，約果  
 卿將見欽，奏以私號召之。果卿罷歸，途中指其衣服，  
 而謂履謙曰：「此害身之物也。」祿山雖以誅君側為名，  
 其實反矣。我與公世為唐臣，忝居藩翰，寧可從之作  
 逆邪？履謙愀然變色，感歎良久，曰：「為之奈何？」唯公所  
 命，不敢違。果卿乃使人告太原尹王承業，以殺欽，奏  
 俟其緩急，相應承業，亦使報命。果卿恐漏泄，示已不  
 事事，多委政於履謙。終日不相謁，唯使男泉明往來  
 通其言。召前真定令賈深，處士權渙、郭仲邕，就履謙  
 以謀之。適會果卿從父弟真卿，據平原，殺段子光，使  
 果卿妹子盧遜，并以購祿山所行勅牒，潛告果卿。大  
 悅，匿遜于家，遜之未至，果卿先使人以私號召欽，奏  
 至。果卿辭之曰：「日暮夜恐，有他盜，城門閉矣。」請俟詰  
 朝相見。因遣參軍馮處宗、室李峻、靈壽尉李栖默、郡  
 人翟萬德等，即于驛亭，偶欽奏夜久醉熟，以斧斫殺  
 之，悉散土門兵。先是祿山使其腹心偽金吾將軍高  
 邈，徵兵於范陽，路出常山。果卿候知之，其日邈至于  
 滿城驛，果卿令崔安石、馮處殺之。邈前驅數人先至，  
 遽殺之，遂生擒邈，送于郡。遇何干、年狎至，安石於路



絕行人之南者馳至醴泉驛候千年亦斬其人而擒  
 之如邈日未午二凶偕致肅宗實錄杲卿初聞祿山  
 起兵於范陽杲卿召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  
 丘丞張通幽謂之曰今祿山一朝以幽并騎過常山  
 趨洛陽有問鼎之志天子在長安方欲徵天下兵東  
 向問罪事不及矣如賊軍暴至吾屬為虜必矣不若  
 因其未萌招義徒西據土門北通河朔待海內之救  
 上以安國家下以全臣節此策之上者遂即日購士  
 得千餘人命履謙將兵鎮土門命賈深防東路通幽  
 守郡城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人先鎮  
 土門仍令以兵隸於杲卿又使麾下騎將高邈馳報  
 祿山今促其行規者知其謀而白杲卿杲卿召履謙  
 告之履謙曰事將亟矣若不早誅欽湊謀不集也遂  
 詐追欽湊令赴郡計事命履謙署人吏以待之欽湊  
 夜至郡杲卿命懋於驛乃使參軍李潛馮虔縣尉李  
 栖默等享欽湊於驛醉而夜殺之履謙持欽湊首謁  
 于杲卿杲卿與履謙且喜事之捷又懼賊之來相對  
 泣杲卿收淚勵履謙曰大丈夫名不掛青史安用生  
 為吾與公累世事唐豈偷安於胡羯但使死而不朽  
 亦何恨也有頃藁城尉崔安石報高邈自祿山所至

已宿上谷郡界又使馮虔縣尉韋萬德并命安石共  
 方略詰朝邈騎數人先至驛虔盡阨之邈繼至虔給  
 之曰太守將音樂迎候邈無疑至廳下馬虔安石等  
 指揮人吏以棒亂擊邈仆生縛之無何南界又報何  
 千年自東京宿趙郡安石萬德先於郡南醴泉驛候  
 之千年至知邈被擒令麾下騎與安石戰敗又生擒  
 千年並送于郡舊傳曰祿山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  
 懼賊寇潼關即危宗社時從弟真卿為平原太守遣  
 信告杲卿相與起義兵荷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  
 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前內丘丞  
 張通幽等謀閉土門以背之祿山遣蔣欽湊高邈帥  
 眾五千守土門杲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路時欽湊  
 軍謀常山郡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  
 召欽湊至郡計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舍之於  
 傳舍會飲既醉令袁履謙與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  
 手力韋萬德等殺欽湊中夜履謙攜欽湊首見杲卿  
 相與垂泣喜事之濟也是夜藁城尉崔安石報高邈  
 還至滿城即令馮虔韋萬德與安石往圍之詰朝邈  
 之騎從數人至藁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  
 給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等



擒而繫之。是日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罷  
萬德伏兵於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縛二賊將  
還郡。按祿山初自范陽擁數十萬眾南下，常山當其  
所出之塗。若果卿不從命，處以千餘人拒之，則應時  
塞粉，安得復守故郡乎。况時祿山猶以誅楊國忠為  
名，未替位號。果卿迎於藁城，受其金紫，殆不能免矣。  
肅宗實錄所云者，蓋欲全忠臣之節耳。然果卿忠直  
剛烈，糜軀殉國，舍生取義，自古罕儔。豈肯更上書媚  
悅祿山。比之漢高魏武，為之畫割據并吞之策。此則  
粗有知識者必知其不然也。蓋包諂乃處遂之子，欲  
言果卿初無討賊立節之意。由已父上書勸成之，以  
大其父功耳。觀所載果卿上祿山書，處遂等上果卿  
書，田承嗣上史朝義疏，其文體如一。足知皆諂所撰  
也。又張通幽兄為逆黨，又教王承業奪果卿之功。終  
以反覆被誅，其行事如此，而包諂謂云初與處遂同守  
書，勸果卿為忠義，尤難信也。舊傳云欽湊、高邈同守  
土門，欽湊遣邈往幽州，二將既握兵，同鎮土門。欽湊  
豈得擅遣邈往幽州。今從殷亮果卿傳，祿山自遣邈  
徵兵是也。河洛春秋云：留同羅曳落河百人，彼鎮井  
徑過山西之軍，重任也。豈百人所能守乎。殷傳云七

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謙一夕所能縛也。蓋  
祿山留精兵百人，以為欽湊腹心爪牙。其餘皆團練  
民兵，脅從者耳。故履謙得醉之以酒，誅欽湊及百人，  
而散其餘耳。河洛春秋云：酒中置毒，按時履謙等與  
欽湊同飲，豈得偏置毒於客酒中乎。今不取舊傳及  
殷傳，皆云欽湊姓蔣，今從玄宗肅宗實錄。唐曆姓李  
玄宗實錄十二月己亥，果卿殺賊將李欽湊，執何千  
年、高邈，送京師。按己亥十五日也。而真卿以壬寅斬  
段子光，壬寅十八日也。真卿既殺子光，乃報果卿同  
舉義兵。今從舊傳為二十一日丙午，殺欽湊。肅宗實  
錄又云：果卿之斬欽湊等，因使狗諸郡曰：今上使榮  
王為元帥，哥舒翰為副，徵天下兵四十萬，東向討逆。  
按實錄癸卯，知命翰為副元帥，計丙午常山亦未知  
今不取。河洛春秋云：十三郡悉舉義兵，歸朝廷。殷亮  
顏氏行狀：舊顏真卿傳：唐曆皆云十七郡歸順。蓋河  
洛春秋不數平原、景城、河間、饒陽先定者耳。顏氏行  
狀曰：不款者六郡而已。時魏  
郡亦未下，蓋舉其終數耳。  
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  
改唐志：無盧龍郡，當是  
改平州北平郡為盧龍



郡也密雲郡本檀州安樂郡天寶元年更名密雲郡

杲卿又密使人

北平莊武

入范陽招賈循邾城人馬燧說循曰

邾城漢潁川邾縣之地後魏置

龍山縣及南陽縣隋開皇初改龍山曰汝南十八年改汝南曰輔城南陽曰期城大業初改輔城曰邾城廢期城入焉邾音夾說式芮翻邾山負恩悖逆

可惜可恨不決之禍如此

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

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

賈循死難

至范陽引循屏語將即亮翻下同屏必邱翻使壯士益殺之滅其

族益於翻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

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范陽郡之

徐遇

西山南連上谷中山之諸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初祿山欲自

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考異曰玄宗實錄十五年正月

月壬戌祿山將犯潼關次于新安聞有備而還按祿山以此月丁酉陷東都至壬戌凡二十六日非乘虛

掩襲也豈得至新安然後知其有備乎益常山蔡希

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河內郡戊申榮王

琬夢贈謚靖恭太子是歲吐蕃贊普乞黎蘇籠獵

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吐從噉入聲卒子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

諱亨玄宗第三子也初名嗣昇開元十五年更名浚二十三年更名曠二十八年更名紹

天寶三載更名亨



至德元載是年七月太子即位春正月乙卯朔祿山

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

為中書令考異曰幸蜀記云以珣為左相通儒為右相今從實錄高尚嚴莊為

中書侍郎李隨至睢陽有眾數萬丙辰以隨為河

南節度使是載始置河南節度使治汴州領陳留睢陽靈昌淮陽汝陰譙濟陰濮陽淄川琅邪

彭城臨淮東海十三郡以前高要尉許遠為睢陽太守

守兼防禦使許遠先仕於蜀忤章仇兼瓊敗高要尉史為許遠堅守睢陽張本濮陽

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為衙前總管攻

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將即亮翻顏杲卿

使其子泉明賈深崔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

邈于京師崔萬德伯翻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謂通也乞

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

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更工衡翻多

自為功可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

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考異曰河洛春秋云十

二月乙未思明希德齊至城下杲卿丙洛春秋云十杲卿告急於

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

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考異曰實錄癸亥城陷

城陷舊思明傳正月六日圍常山九日賊縱兵殺萬

拔之今從玄宗實錄唐曆舊紀杲卿傳

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舊志常山郡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六

通鑑卷之三十三 肅宗

幽

承業以

於下曰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三十三  
十里至東都一百三十六里 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

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

為衛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朝直杲卿至洛陽祿

山數之曰數所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

年超至太守杲卿為范陽戶曹祿山表何負於汝而

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瞋昌真翻

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

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

我為國討賊我為于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

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

丹之臊蘇遭翻中橋天津杲卿履謙比死比必罵不

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

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

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

復為賊守鉅鹿郡邢州信都郡冀州饒陽太守盧全

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真將七千人景

城長史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

敗敗補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

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

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三十三 肅宗

顏氏一門  
死節三十  
餘人

李祀

先著急者



與之考異曰杜牧張保臯傳曰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

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

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

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

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

固其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

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悉召軍吏出詔

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按於

時玄宗未幸蜀唐之號令猶行於天下若制書除光

弼為節度使子儀安敢擅殺之杜或得甲子加哥

於傳聞之誤也今從汾陽家傳及舊傳南陽太守魯炅為之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

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餘如故置南陽節度使以

屯葉北以備安祿山炅表薛愿為潁川太守兼防禦

使南陽郡鄧州襄陽郡襄州葉縣時屬汝州潁川

堅為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堅王之曾孫也麗王

歸唐為將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

翰擊却之麗皮江翻己巳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

使真卿以李暉為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

守河北道採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

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

井陘騎奇寄翻經音刑考異曰玄宗實錄己亥光

并太原弩手三千人救真定蓋實錄言朔方元領之

兵河洛言到真定之數耳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

兵執安思義出降降戶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唐紀三十三 肅宗



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更工衡翻。陳讀視。

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

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

易當。易以鼓翻。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

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騎奇寄翻下同。苟不獲利，氣沮心

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九

志真定至饒陽二百三十五里。忠義蓋指思明下營處言之。昨暮羽書已去，計其

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

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

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

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

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射而亦翻。賊稍

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

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檜城於道南，夾呼

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

矢者大半。陳讀曰陣。數所乃退。小憇以俟。步兵有村

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

門南，逢壁度憇息。九門壁屬常山郡，在那東。宋白曰：日

王（改）爲九門。縣憇去例翻。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

並步浪翻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三 肅宗

有民



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

真定藁城石邑九門行唐井陘平山獲鹿靈壽

凡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

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

石邑縣自漢以來屬常山郡在郡西南戍兵多於餘

縣者所以通太原之路也宋白日隋改漢上曲陽縣

為石邑尋移石邑於井陘縣於舊石邑縣置恒陽縣

以在恒山之陽為名則此石邑在井陘也

餘皆三百人戍之上以吳王

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上謂玄宗使疏吏翻賈賁前

至雍丘有眾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

祿山

先悉薦翻通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

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宗皇帝廟

魏屬湯夏郡在馬唐州之故汝縣曰真源九域志縣在

譙郡西七十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

樂音洛

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

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

淮陽郡陳州宋白曰襄邑縣春秋宋襄牛地也宋襄公葬焉故曰襄陵今墓在縣西北隅秦始皇以承匡

縣甲濕遂徙於襄陵又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

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弃妻子走故賈賁

得以其間入雍丘

間古莧翻雍丘令令狐潮據城以應祿山百

姓有違令者百餘人將殺之覘者報官軍至潮不及

行刑遂反縛什於地令人守之遠出軍以禦官軍縛

者忽一人幸脫殺守者互解其縛閉城門以拒潮相

持累日賈聞之入其城領眾殺潮母妻及子以堅人

志舊張巡傳潮欲以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

皆反接什之於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闕而

淮陽兵

張巡



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真定藁城石邑九門行唐井陘平山獲鹿靈壽

凡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

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石邑縣自漢以來屬常山郡在郡西南戍兵多於餘

縣者所以通太原之路也宋白曰隋改漢上曲陽縣為石邑尋移石邑於井陘縣於舊石邑縣置恒陽縣

以在恒山之陽為名餘皆三百人戍之上以吳王

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上謂玄宗使疏吏翻賈贲前

至雍丘有眾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

祿山先悉薦翻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

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在真源縣屬陳留郡後魏屬湯夏郡

縣人有祠在焉唐祖之故改縣曰真源九域志縣在

譙郡西七十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樂音洛巡

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贲合初雍丘令令狐潮

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

淮陽郡陳州宋白曰襄邑縣春秋宋襄牛地也宋襄公葬焉故曰襄陵今墓在縣西北隅秦始皇以承匡縣甲濕遂徙於襄陵又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

以陵字犯諱改為襄邑

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弃妻子走故賈贲

得以其間入雍丘問古莧翻考異曰肅宗實錄曰

姓有違令者百餘人將殺之覘者報官軍至潮不及

行刑遂反縛什於地令人守之遠出軍以禦官軍縛

者忽一人幸脫殺守者互解其縛閉城門以拒潮相

持累日賈聞之入其城領眾殺潮母妻及子以堅人

志舊張巡傳潮欲以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

皆反接什之於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闕而

淮陽兵

張巡



賁賁死戰

反接者自解其縛閉城門拒朝召賁賁與巡引眾入  
 雍丘新傳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眾  
 反接在廷將殺之誓出行部淮陽兵更解縛起殺守  
 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縶城上按潮  
 既以城降賊來即當出迎豈有更庚子潮引賊精  
 出闔者今從李翰張中丞傳及新傳

兵攻雍兵賁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眾  
 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  
 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莫有固志  
 復扶又翻下日復復 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  
 瘡復同朝直遙翻 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  
 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  
 直衝賊陳人馬辟易先悉薦翻陳讀曰陣 辟讀曰闕易讀如字賊遂退明

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復扶又翻礮與 砲同環音宦樓堞皆盡  
 堞達協翻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東蒿  
 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上時時伺賊隙出兵擊之  
 或夜縋斫營何相吏翻 縋馳偽翻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  
 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  
 二十人而還軍聲大振還從宣翻 又音如字初戶部尚書安  
 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尚辰羊翻 朝直遙翻及祿山反  
 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事見 上卷  
 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  
 數思順七罪請誅之遺于季翻數所 具翻又所王翻丙辰思順及弟



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

代此代謂代州 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

守河南節度使守式又翻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

光弼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長知兩翻 考異曰實錄云乙丑光弼收

趙郡按壬午三月二十九日乙丑十二日也河洛春秋收趙郡在四月今從之 加顏真卿河

北采访使真卿以張澹為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先

薦翻 考異曰顏氏行狀作李華今從舊傳 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

卿為于偽翻 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

清河公之西鄰清河郡貝州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三十里 國家平日

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贍時艷翻 謂之天下北

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

緡糧三十餘萬斛皆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謂武后時

也啜陟劣翻貯丁呂翻 今有五十餘萬事一物可以給一事因謂之 戶七

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

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

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

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

則將何為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

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



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奇

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少詩徒分兵力必

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說

又翻說以為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

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

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

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

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

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崞口在洛州邯鄲縣西蓋

書崞口在湘州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

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

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

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幽陵即平原清河帥諸

同盟。帥讀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

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

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

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

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平原縣屬平

郡治焉。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會清河兵四

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宋白曰。堂邑縣屬

李擇交  
范冬馥

博平郡本漢清河縣



發于二縣地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堂邑縣因縣西北有堂邑故城為名袁知泰遣其將

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

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

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

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北海郡青州進明將

步騎五千度河將即克翻騎奇奇翻下同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

於馬上哀動行伍行戶江翻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

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

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

意勅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

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

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考異曰顏氏行狀云進明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之今乃公之護也今從舊傳又唐曆三月四日乙酉真卿克河北采訪使時

進明起義兵北度河與真卿同經略六月真卿破袁知泰於堂邑進明再授信都統紀皆在三月舊紀破

知泰於信都皆在六月按三月無乙酉乙酉四月二日也今從統紀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

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藉急夜翻光弼以車五百

乘之石邑取草之往也乘繩證翻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

衛之為方陳而行衣於既翻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

攻石邑張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



儀引兵自井陘出使疏吏翻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

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

明等戰於九門城南宋白曰九門縣戰國趙邑戰國

改爲九門縣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將即

渾瑊胡昆翻又戶本翻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衆奔

趙郡蔡希德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

降官軍降戶江思明盡殺郡宦河朔之民苦賊殘暴

所至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

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少詩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

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不悅子儀

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璆音光弼

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恒陽就食恒陽即恒山

恒山之陽也唐置恒陽軍於郡北又博陵郡有恒陽

縣漢之上曲陽縣也隋改爲恒陽縣在博陵西十里

恒戶登翻還從楊國忠問士之可爲將者於左拾

遺博平張鎬及蕭昕鎬下老翻昕許斤鎬昕薦左贊

善大夫永壽來瑱武德二年分新平置永丙午以瑱

爲潁川太守賊屢攻之瑱前後破賊甚衆加本郡防

禦使守式又翻人謂之來嚼鐵安祿山使平盧節

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祭殺之馬靈祭

靈祭也開元二年徙安東都護府于平州平盧遊奕

馬靈祭死

來瑱

威寧王渾瑊

天寶二年徙於遼西故郡歲誘羊久翻

平



台奴

使武陟劉客奴武陟漢陽縣地隨開皇十六年(亦)置武陟縣時屬河內郡先鋒使

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

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贇

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顏纔十餘歲使詣

客奴為質質音致朝廷聞之以客奴為平盧節度使朝

賜名正臣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為平盧兵

馬使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柵於泚水之南安祿山

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泚市里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三十四 起柔兆浹灘五月至九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下

至德元載載翻五月丁巳炅眾潰走保南陽炅火遇

書姓承上卷安祿山將攻魯炅事也炅曰顏川走保南陽考異曰玄宗實錄云炅攜百姓數千人奔順



通鑑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陽川今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垧薦夷陵太守虢王巨

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為太僕卿垧其冀翻夷陵郡峽州守式又翻上亦謂

玄宗自靈武即位後玄宗稱上皇稱肅宗為上以巨為陳留譙郡太守河南

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陳留郡汴州譙郡亳州此二郡太守

也是年升五府經略討擊使為嶺南節度使領廣韶循潮康瀧端新封春勤羅潘高思雷崖瓊振儋萬安

軍二十二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趙國珍牂牁別部充州蠻酋趙君道之裔

州治廣州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節度使

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所部獨寧按新書貞觀表

開元二十六年黔州置五溪諸州經略使天寶十四

載增領守捉使代宗大曆四年始置辰溪五溪諸州觀

州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憲宗元和三年黔州觀

察增領涪州唐未始於黔州置節鎮疑此時趙國珍

未得建節至明年通鑑書南陽節度使魯吳國珍本

置黔中節度必有所據

牂牁也牂音臧柯音哥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七

賊聞之解圍走喻今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

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復扶又

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

慙而退還從宣翻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又音如字史思明

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驍堅堯翻

更工衡翻三日至行唐即漢南行唐縣屬常山郡賊

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沙河在新樂行唐二縣之間敗補邁

翻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

通鑑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肅宗



思明復扶又翻將即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

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

一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恒戶登翻子儀深溝高壘以待

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

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日河洛考異

春秋以此為光弼語汾陽家傳壬午戰于嘉山據舊史

有嘉山上曲陽即唐之恒陽也考異曰實錄云六月

六月二十五日光弼破賊於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

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

營折而設翻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

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將即亮翻下同將即亮翻下同

云五月蔡希德從東都見祿山祿山又與馬步二萬

人至邢州取堯山招慶射趙州東界勃曲鼓鹿城間

兼大同紇蠟共萬餘人帖思明思明軍既壯共五萬

餘人其中精騎萬人悉是同羅曳落河精於馳突光

弼以十五萬眾頓軍恒陽樵採往來人有難色召有

策者試之時趙州司戶參軍先人亡父包處遂上書

與光弼曰思明用軍惟將勁悍觀其舉措實謂無謀

昔秦趙爭山先居者勝豈不為勞逸勢倍高下相懸

今宜重出軍人有贊力者五萬被甲兩重陷刀各二

東有高山甚大先令五千甲士於山上設伏後出二

千人山東取糧賊見必追之則奔山上伏兵馬與一

老弱者令居險固守遙為聲援賊必圍山攻之城內

出五萬人擇將二人統之各領二萬一將於南面一

將於城北門出賊營悉在山東其軍夜出長去賊三

通鑑卷之三十一 肅宗



顏常山

李林甫在  
是以制安

祿山不  
祿山伎  
阿知

十里行廣張左右翼以天曉合圍其軍每二十五為  
 隊每隊置旗兩口擊鼓子一具圍落纔合則動鼓  
 子賊必不測人之多少然於城中出軍一萬人布掌  
 底陳山上亦擊鼓而下齊攻之必克勝光弼尤然此  
 計乃出朔方計會出人取糧賊果然來襲即奔山上  
 至六月二十五日依前計大破賊於嘉山下斬首數  
 萬餘級生擒數千思明落馬步遁至暮挂折槍歸營  
 希德中槍索押衙劉旻斬斷而走生擒得旻至二十  
 六日覆陣二十七日有詔至恒陽云潼關失守駕幸  
 劔南包諸專欲歸功其父而它書皆無之今不取  
 漁陽路再絕漁陽即謂范陽也范陽郡幽州其後又  
 置蘇州漁陽郡二郡始各有分界然  
 范陽節度盡統幽易平檀媯燕等州賊之根本實在  
 范陽也唐人於此時多以范陽漁陽通言之白居易  
 詩所謂漁陽鼙鼓動地來是以范陽通為漁陽也前  
 此顏杲卿以常山返正漁陽路絕矣杲卿敗而復通  
 今郭李破史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為官軍所獲  
 思明故再絕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

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  
 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  
 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見  
 田乾真自關下來為尚莊說祿山曰為干偽翻說式  
 為干偽翻說同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  
 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眾未更行陳更工衡翻  
 行戶剛翻陳讀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尚莊皆佐  
 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  
 下離心臣竊為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  
 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



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為干偽翻 考異曰祿山事迹作阿法今從唐曆統紀舊傳

祿山議奔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

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

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說式芮翻 考異曰玄宗

不除內賊 即外賊不 破一表請 誅則不安 其身難哉

實錄云或勸翰留兵二萬守關悉以精銳回誅楊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按翰若回兵誅國忠則正與祿山無異思禮勸翰抗表言國忠罪猶不敢况敢舉兵乎事必不然且翰雖心許它人安得知之正由翰按兵不進故國忠及其黨疑懼恐翰回兵誅之其實翰無此心也若果欲誅國忠則安肯慟哭出關乎哥舒翰言哥舒翰言 亦臣禮山之檄請乾祐乎必無此理今不取翰不應思禮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令傳檄與祿山數其干紀亂常背天逆理且曰若面縛而來束身歸死赦爾九族罪爾一身如更屈疆王師遲疑未決大軍一鼓玉石俱焚爾審思之悔無及矣按翰與乾祐方對

哥舒翰言 亦臣禮

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

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

若援旗西指說式芮翻 援于元翻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

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

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時監牧五坊禁苑之卒率謂之小兒上

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

今所親杜乾運將之將即亮翻各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

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六月癸

未召杜乾運請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

運

一不用郭 李取范陽 策一不用 李必以西 北除東元 策一不用 郭李而用 魚知恩一 不用上儀 制雅王而 用僕固懷 恩遂指河 北與賊可 奈何



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此祿山之用關也陝失冉翻上

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趣讀曰促翰奏曰祿山

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

往正墮其計中羸偷為翻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

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

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

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

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

之上待掌翻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

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

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

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逗音豆使疏吏

考異曰幸蜀記曰賊將崔乾祐於陝郡西潛鋒蓄銳

臥鼓偃旗而偵者奏云賊全無備上然之又曰玄宗

於公不得已撫膺慟哭久之乃引師出關國忠又令

杜乾運領所募兵於馮翊境上潛備哥舒公公曰今

軍出關勢十全矣更置乾運於側以為疑軍人心憂

疑即不俟見賊吾軍潰矣必當併之以除內憂遂令

衙前總管叱萬進追軍誠之曰若不追即便斬頭

來乾運果不肯赴進詐詞如欲叛哥舒竊請見乾運

遂喜遽見之與語進忽抽佩刀曰奉處分取公頭乾

運驚懼其左右悉新招募者悉投仗散走進遂斬乾

運攜首至於軍門眾皆攝氣乃統其軍赴關按翰若

擅殺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朝廷安能趣之出

關于蓋奏乞以其重讓潼關朝廷已許之翰召乾運

受處分或有違拒因託軍漚以斬之耳凌準亦志

云郭子儀李光弼將進軍聞朝廷議出潼關國復陝

舒翰郭李  
譏詞而指  
異

與其殺之  
馬鬼不若  
誅之殿廷  
然此事非  
將帥可出  
諸口

國忠激  
山反又媒  
孽舒翰使  
潼關失守  
唐其及爰  
哉



洛二公議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賊素知諸軍烏合不足  
 以戰今祿山悉銳南馳定洛賊之餘眾盡委思明  
 我且破之便覆其巢質叛徒之族取祿山之首其勢  
 必矣若潼關出師有戰必敗關城不守京室有變天  
 下之亂何可平之乃陳利害以聞且請固關無出唐  
 曆會偵人自陝至云崔乾祐所將眾不滿四千不足  
 圖也上大悅舊翰傳翰既斬乾運心不自安又素有  
 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  
 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  
 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鬪志今兼采之  
 已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靈寶縣更名見二  
 年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  
 寅官軍與乾祐會戰薄伯各翻 監烏介翻 考異曰  
舊傳四日次靈寶西原八日與賊交戰新傳丙戌次  
靈寶西原庚寅與乾祐戰按翰軍既遇賊必不留四  
日然後戰玄宗實錄丙戌翰出關已丑遇  
賊庚寅戰此近是今從之幸蜀記亦然 乾祐伏兵

賊據險

恩禮舒翰 謀不一故 賊

賊縱火誘 矢

賊嚴陳

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  
 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  
 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  
 助其勢少始紹翻 趣讀曰促 將即亮翻 又音如字 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  
 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  
 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  
 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  
 士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羶車駕  
 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  
 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乘繩證翻 塞悉則翻 考異曰幸蜀記曰



野中先有官草積數十被皮煙焰所被義翻官軍不能開

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射而日暮

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

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弃

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

勝感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北

軍翰所自將者也翰獨與麾下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

入關自陽山當是首山衍陽宗首山在蒲州關外先

為三塹皆廣二丈深丈廣古曠翻人馬墜其中須臾

而滿餘眾踐之以度踐息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

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

卒欲復守潼關復扶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

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

眾叩頭曰公以二十萬眾一戰弃之何面目復見天

子帥讀曰率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謂軍敗必

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將即亮翻下會賊

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

常輕我事見二百十六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

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

賊鑿塹

哥舒翰不終



平。李祗即謂吳王祗魯炁在南陽。炁火陛下留臣使以尺書

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為司空同平章事。

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

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東都苑中

也。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弃

郡走。河東郡蒲州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上洛郡商州華戶化所在守兵皆散

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見賢但遣李福德

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

宰相去三十里每月初夜放煙一炬謂上始懼壬辰

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劔南聞安祿山反即

令副使崔圓陰具備侍以備有急投之。相息亮翻令

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

官於朝堂惶懼流涕。朝直遙翻下同問以策略皆唯

唯不對。唯于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

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朝罷則左右三衛士

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

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

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為御

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為京兆尹

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官闈管鑰託以劔南節

通鑑卷三百六 唐紀三十四 肅宗



度大使。穎王璦將赴鎮。令本道設儲待。數公了翻是

日上移仗北內。唐都長安以太極宮為西內。大明宮

武門內。又以地望言之。則自興慶宮移仗歸大明宮。

興慶宮在南。大明宮在北。故亦謂大明宮為北內。

考異曰。幸蜀記。上遣中使曹仙領千人擊鼓於春明

門外。又令燒閑廡草積。煙焰燎天。上將乘馬。楊國忠

諫以爲當謹守宗祧。不可輕動。韋見素力爭。以爲賊

勢逼近。人心不固。陛下不可不出避。狄國忠暗與賊

通。其言不可聽。往返數四。上乃從。見素議加魏方進

御史大夫。充前路知頓使。按賊陷潼關。鑾輿將出。人

心已危。豈有更擊鼓燒草以驚之。國忠久蓄幸蜀之

謀。見素乃其所引。豈得上前有此爭論。此蓋宋巨欲

歸功。見素事乃

近。誣。今不取。

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

軍。比毗厚賜錢帛。選閑廡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

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

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

門。延秋門。唐長安禁苑之西門也。程大昌雍錄有漢

唐要地。參出圖。唐禁苑西北。包漢長安故城。宋大

宮。唐後改爲通光殿。西出卽延秋門。考異曰。幸

-5 135 35 885" data-label="Text">

蜀記云。丙申。百官尚赴朝。此乙未日。事宋巨誤也。妃

侍文里翻

數公了翻

大明宮

北內

春明

楊國忠

魏方進

宋巨欲

陳玄禮

楊國

延秋

漢

宋大

幸

魏

陳

楊

國

忠

韋

見

-5 695 35 885" data-label="Text">

素

通鑑

卷之六十一

唐紀三十四

度大使

穎王璦

將赴鎮

令本道

設儲待

數公了

翻是

日上移

仗北內

唐都長

安以太

極宮為

西內大

大明宮

武門內

又以地

望言之

則自興

慶宮移

-5 135 35 325" data-label="Text">

仗歸大

唐紀三十四

大明宮

北內

春明

楊國忠

魏方進

宋巨欲

陳玄禮

楊國

延秋

漢

宋大

幸

魏

陳

楊

國

忠

韋

見

素

魏

-5 355 35 475" data-label="Text">

方

侍文里翻

數公了翻

大明宮

北內

春明

楊國忠

魏方進

宋巨欲

陳玄禮

楊國

延秋

漢

宋大

幸

魏

陳

楊

國

忠

韋

見

-5 695 35 885" data-label="Text">

素



升殿內謁者承旨喚仗左右羽林將軍勘以木葉自  
 東西閣而入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  
 仗隊七刻乃下常參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  
 輟朝日六刻即下  
 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  
 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  
 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帥讀日率又募人  
 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  
 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  
 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  
 力士使撲滅乃來玄宗始置內侍監秩三品以高上  
 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

皇播越  
 怪惚語言  
 頗有君人  
 之度

賢宮咸陽縣在京城西四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

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

餅以獻胡餅今之蒸餅高似孫曰胡餅言以胡麻著

細素雜記曰有齋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於是民

爭獻糲飯糲盧達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翕食之

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考異曰唐曆至望賢頓御馬

食之衆不忍食幸蜀記至望賢宮行從皆饑上入宮

蔥於樹下怫然若有棄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遂抱

袖中盛餅開諭上乃止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衣

幸蜀至望賢宮官吏奔竄迫曠黑百姓有稍稍來者

上親問之卿家有飯否不黑精麤但且將來老幼於

是競擔挈壺漿雜之以麥子飯送至上前先給兵士

六官及皇孫已下咸以手翕而食頃時又盡猶不能



飽既乏器用又無釘燭從駕枕藉寢止長幼莫之分  
 別賴月入戶庭上與六宮皇孫等差異焉按上九日幸蜀温畚云十一日非也餘則兼采之上皆酬其直慰勞之勞力衆皆到翻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請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事見上卷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為于偽翻數所角翻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

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

食舉御膳而至尚主也主御膳之官有奉御有直長而一作以上命先賜從

官從才用翻下時從同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

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金城縣屬京兆本始平縣中宗景龍二年

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更名金城在京城西八十五里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

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

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

以復辨枕即任翻藉慈夜翻復扶又翻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

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

散卒以俟東討內申至馬嵬驛金人疆域圖馬嵬驛在京兆與平陽將

思禮不意討賊何也



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  
 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  
 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  
 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馬  
驛之西門也呼火故翻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捨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  
 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眾又  
 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為亂兵所觸腦血流地眾曰  
 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證譁問外何  
 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

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

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

處目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

曰京兆府司錄參軍正七品上武德初改州主簿曰

今眾怒難犯引左傳鄭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

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

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

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

將即亮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與尸實

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請



罪。上慰勞之。勞力到翻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

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

妻裴柔。裴柔故蜀倡也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

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帥讀日率

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

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朝直進翻使疏吏翻將士皆曰。國忠謀

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

或請之太原。之往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眾

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

未易東向。易以鼓翻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考異曰

上意將幸西蜀。有中使常清奏曰。國忠久在劍南。又

諸將吏或有連謀。慮遠防微。須深詳議。中官陳全節

奏曰。太原城池固莫之比。可以久處。請幸北京。中宮

郭希奏曰。朔方地近被帶山河。鎮遏之雄。莫之與比。

以臣愚見。不及朔方。中使駱承休奏曰。姑臧一郡。嘗

霸中原。秦隴河蘭皆足徵取。且巡隴右。駐蹕京州。窮

彼鯨鯢。事將取易。左右各陳其意見者十餘輩。高力

士在側。而無言。上顧之曰。以卿之意。何道堪行。力士

曰。太原雖固。地與賊鄰。本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

塞。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難教馭。西京懸遠。沙漠蕭

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闕供。賊騎起

來。恐見狼狽。劍南雖窄。士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

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然之。即除

韋諤。御史中丞充置頓使。今從唐曆。上詢于眾。眾以

唐皇大計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肅宗



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師讀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眾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

右離力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

跋馬欲西還從宣翻跋馬者勒馬建寧王倓倓徒與

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

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鞚苦

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復扶又翻不如收西北守邊

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

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

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

女之戀乎記曰凡為人子冬溫而夏清皆定而晨省

太子請留張良姊贊成之按太子獨還宣慰百姓良

姊不在旁何以得贊成留試今不取大寶亂離記大

駕至岐州上取褒斜路幸蜀儲廣平王俶亦勸太子

留倓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

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偵且還白狀上

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仗內

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

輔佐之將即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

草草數言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

頗見經畫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

代宗

草草數言  
頗見經畫

通鑑卷之六十四 肅宗

五



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

上已南邁而太子留在後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

故南向號泣戶刀翻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

張良娣在軍中自太子之子也此構建寧之禍已亥上至岐山岐山縣在扶風郡東北後周天和四年割

涇州鶡觚縣之南界置三龍縣隋開皇十六年移於

岐山南十里改爲岐山縣大業九年移於今縣東北

八里唐武德元年移於岐陽縣界張堅壘七或言賊

年移理龍尾驛城貞觀八年又移理石猪驛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

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

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

曰朕比來衰老比毗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

其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芟涉至

此草行爲芟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編

水行爲涉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

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

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

意爲于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曰臣等死

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

始息玄宗於此有楚昭王去國諭父老之意然玄宗之爲是言也出於不得已太子既

留莫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

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

可爲傷感

其意皆欲從太子

道監卷三百六 唐紀三十四 六

六



事見二百一十三卷開元十五年將吏歲時致啟俛略識其姓名今河

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將即亮翻父兄弟多在賊

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

無貳心時裴冕為河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

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

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

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

上文明元年分京兆之禮泉始平好畤武功幽州之

永壽縣置奉天縣以奉乾陵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上

比至新平比必寐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

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

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穀亦走又斬之新

郡幽州安定郡涇州守手又翻下同穀訖岳翻 庚子以劍南節度留後崔

圓為劍南節度等副大使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烏氏漢縣故墟在

烏氏驛名康曰是年改烏氏曰保定余按保定縣本

漢安定縣唐為涇州治所在彭原西一百二十里保

定縣固是此年更名然非烏氏之地彭原郡獻衣及

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模夫久翻

州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

振壬寅上至散關散關在陳倉縣分扈從將士為

六軍從才用翻將使穎王璩先行詣劍南璩公了翻

即亮翻下同考異曰

斬二太守亦見太子手段

李遵



肅宗實錄七月壬寅上皇入劔門幸普安郡命穎王  
 璣先入蜀今從玄宗實錄康駢劇談錄上至駱谷山  
 登高望遠嗚咽流涕謂高力士曰吾昔若聽九齡語  
 不到此命中使往韶州祭之按玄宗入蜀不自駱谷  
 康駢誤也舊張九齡傳曰上皇在蜀思張九齡之先  
 覺下詔贈司徒仍遣就韶州致祭案其詔乃德宗贈  
 九齡司徒詔也張九齡事迹云壽王瑁等分將六軍  
 建中元年七月詔舊傳誤也  
 以次之瑁莫報翻將同上音又音如字丙午上至河池郡河池郡鳳州崔  
 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  
 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  
 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採訪防禦使  
 瑀璉之弟也長知兩翻瑀音禹使疏吏翻璉則鄰翻汝陽王璉寧王憲之嫡長子王  
 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

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  
 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  
 俱降賊降戶江翻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  
 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泌薄必翻考異曰肅宗  
 實錄即位之日以泌為河西耀為隴右節度使或者  
 玄宗已命以二鎮二人至靈武見肅宗又加新命乎  
 唐曆作周秘今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突厥之  
 從玄宗實錄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與昔府思結之蹕林州金水州賀蘭州盧山府皆羈屬河西又隴右道有突厥州三府二十七招其  
 部落以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戊申扶風民康  
 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  
 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帥讀

康景龍

景仙殺賊

通鑑卷三百六 唐紀三十四 肅宗



日率將即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

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

實錄祿山事迹惟載七月丁卯已巳祿山害諸妃主

諸書皆無賊入長安之日惟亂離記云六月二十三日

孫孝哲等攻陷長安害諸妃主皇孫七月一日祿

山遣殿中御史張通儒為西京留守此書多牴牾不

足為據然以月日計之賊以六月八日破潼關其入

長安必在此月內矣新傳云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

兵潼關十日乃西行時已至扶風按玄宗十六日至

扶風縣十七日至扶風郡若賊駐潼關十日則於時

未能至長安也又云祿山使張通儒守東京田乾真

為京兆尹又云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羣

不逞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

怒乃大索三日按舊傳通儒為西京留守徧檢諸書

祿山自反後未嘗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

至長安新傳誤也

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

此西京苑中也

哲為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

關中諸將監工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

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

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

留長安者誅及嬰孩從才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

與張均張垪等皆降於賊陳希烈以罷相失職張均

祿山以希烈垪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

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得扶風則

圍南陽則南侵江漢崔乾祐乘然賊將皆麤猛無遠

童關之捷北取河東汧口堅翻略既克長安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

希烈均垪不終以罷相遂陰賊蓋庸相所為如此孔子戒亂天也



事無復西出之意復扶又翻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

北行亦無追迫之患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

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

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甫將景城河間團

練兵守常山備音甫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

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

者七千餘人初顏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

陘即歛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

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處呂呂翻太子至平涼數日

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朔方所統有三受降

杜鴻漸

崔濟

盧簡金

李涵

城及醴安安定遠振武三城皆在黃河外

節度判官崔濟支度判官盧簡

金鹽池判官李涵靈鹽二州皆有鹽池故置判官相與謀曰平涼散

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靈武郡靈州朔方節度使治所若迎

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

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

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

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

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杜暹開元中為相

涵道之曾孫也道永安王孝基兄子嗣孝基後鴻漸漪使少遊居後

葺次舍庀資儲庀甲婢翻具也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



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說

芮翻紇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

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

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

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史言肅宗以此

甲子上至普安。普安郡憲部侍郎房瑄來謁。見

賢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

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垪父子受陛下恩

最深。且連戚里。謂垪尚主也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

瑄宜為相。而陛下不用。瑄古緩翻又祿山嘗薦之。恐

人難

帝王大略

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

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

帥讀曰率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文

部侍郎。同平章事。天寶十一載。改刑部。初張垪尚寧

親公主。寧親公主。自與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比陳

希烈。求解政務。事見上卷。天上幸垪宅。問可為相者

垪未對。上曰。無若愛垪。垪降階拜舞。既而不用。故垪

懷怏怏。上亦覺之。怏於是時均垪兄弟及姚崇之子

尚書右丞奕。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肅安后之子。禮

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

與國忠掌  
此惟婦女  
矣朝士寒  
陋同一戲  
角



命相當徧舉故相子弟耳既而皆不用自初張垆以下史皆追叙

前事斌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晟請遵馬嵬之命

即皇帝位太子不許上時掌翻冕等言曰將士皆關

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

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為

社稷計將即亮翻復扶太子乃許之是日肅

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群臣舞蹈上流涕歔歔自此以後

凡書上者皆謂肅宗也 尊玄宗為上皇天帝赦天

下改元至是方改天寶十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

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採訪使

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

關內採訪使以京官領無治所今改為節鎮治安化

領京兆同岐金商五州安化縣本隋之 以陳倉令薛景仙

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又為天水

太守兼防禦使守式又翻天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

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

廷制度艸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關而

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朝直遙翻將即

監工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勉元懿之曾孫也鄭王元懿旬日間歸附者漸衆張

高祖之子

權署則可  
印位謬矣



良娣姓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

計翻時從才用翻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

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

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

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為良娣挾寵當權得禍張奉良娣秩正三品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

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甲子太子即位於靈武丁卯上皇下此制蓋道里相去遠遠蜀

以御史中丞裴中朱之知也帥所類翻使疏吏翻

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隴西郡涇州劉

秩秩必房瑄所薦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

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傅璘離珍翻黔音琴少始照翻長沙

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節度都副大使也盛王琦充廣陵大

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

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

為都副大使廣陵郡楊州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

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

景山為之傅充都副大使諸道各有節度使以諸王為都使以統之其不赴鎮

者者都副大使攝統濟子禮翻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

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並依前充使依前為節度使

也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

遺諸五大夫者



奏時琦琪皆不出閤惟璘赴鎮為璘舉兵置山南東

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領襄陽郡鄧州南陽郡均州武當郡房州房陵郡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

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為黔中節

度領黔中等諸郡註見上年分江南為東西二道東

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餘杭郡杭州豫章郡洪州先是四

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

在先悉薦翻守式彙秩之弟也安祿山使孫孝哲

殺霍國長公主霍國長公主睿宗女下及王妣駙馬

等於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慶宗安慶宗誅見凡楊

國忠高力士之黨及嶽山素所惡者皆殺之惡鳥凡

八十三人或以鐵棊搗其腦蓋棊蒲項翻人顛門有

流血滿街已已又殺皇孫及郡縣主

二十餘人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隆州

郡先天二年避上皇諱更名閬州天寶元年更名閬

中郡更綿州金山郡曰巴西郡考異曰肅宗實錄

作辛未今從玄宗實錄次柳氏舊聞上始入斜谷天

尚早煙霧甚味知頓使給事中韋僞於野中得新熟

酒一壺跪獻于馬首者數四上不為之舉僞懼乃注

于他器自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為疑也始吾御宇

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迄今四十年

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近臣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從者聞之無不感悅幸蜀記上皇在巴西郡宰臣請

高力士奏蜀中氣候溫瘴宜數進酒上皇令高力士

宣旨曰朕本嗜酒斷之已久終不再飲深愧卿等意

也力士因說上皇開元四年因醉怒殺一人明日都



不記得猶召之左右具奏上愴然不言乃賜御庫絹五百匹用給喪事更令力士就宅宣旨致祭從茲斷酒雖下藥亦不輒飲按玄宗荒于聲色上皇與語悅幾喪天下斷酒小善夫何足言今不取

之房瑄復薦之又翻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

韋見素為左相渙玄暉之孫也中宗之復辟也崔玄暉之功列於王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

王為太子泌已長長知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

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

秦徙蕪春蕪春郡蕪州惡鳥路翻後得歸隱居潁陽武后載初元年入河

南伊闕嵩陽置武臨縣開元十五年更名潁陽屬河南府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

之謁見於靈武考異曰舊傳云謁見於彭原今從

日矣見

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

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

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

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考異曰舊傳泌稱山

寵之得當作特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鄴

侯家傳曰初欲拜為右相恐或事固辭願以客從

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同羅突厥從安

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

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帥讀曰率下謀邀

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考異

實錄忽聞同羅突厥背祿山走投朔方與六州羣胡

共圖河朔諸將皆恐上曰因之招諭當益我軍威上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肅宗

三

李泌  
君臣相知  
可以做事



使宣慰果降者過半舊崔光遠傳云同羅背祿山以  
廐馬二千出至滄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  
神威憂死陳翊汾陽王家傳云安祿山多屬詐更謀  
河曲熟蕃以為已屬使蕃將阿史那從禮領同羅突  
厥五千騎偽稱叛乃投朔方出塞門說九姓府六胡  
州悉已來矣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蟻集於經略軍  
北按同羅叛賊則當西出豈得復至滄水此舊傳誤  
也若祿山使從禮偽叛則孝哲何故召之神威何為  
怖死又必須先送降款於肅宗如此則諸將當喜而  
不恐賊之陰計豈徒取河曲熟蕃也蓋同羅等又客  
思歸故叛祿山欲乘世亂結諸胡據邊地耳肅宗錄  
所謂共圖河朔者欲據河朔西方兩道猶言河隴也  
肅宗從而招之必有降者若又太半賊遣兵寇扶  
則似太多今參取諸書可信者存之

京仙却寇

郭英

風薛景仙擊却之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

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又擒斬之大震關在隴州汧源

縣西隴山繒慈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

崔光遠

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為賊且遁矣遣

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

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府京兆府也縣長安萬年已卯至

蘇震

靈武上以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

集吏民考異曰天寶亂離記祿山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通儒素憚侍中苗公晉卿內史崔公

光遠二人並僞於通儒處請分本職通儒許之由是徵申存撫兩街百姓長安稍見寧帖密宣諭人士蒼

惶西幸之意老幼對泣悲不自勝皆感恩肯苗公乘驢間道赴蜀奔駕光遠亦潛去焉通儒素憚兩公名

德內特寬之按舊苗晉卿傳潛遁山以震為中丞震

谷南投金州未嘗受賊官今不取環之孫也蘇環事武后中睿祿山以田乾真為京兆

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

田乾真呂諲崔器

唐紀三十四 肅宗



請靈武以譴器為御史中丞縮為起居舍人知制誥

唐制誥皆中書舍人掌之以他官掌制誥者謂之知制誥譴音因上命河西節度副

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考異曰段秀實別傳

衆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

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

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

女子耳據新書秀實自大堆府果毅遷綏德府折衝李嗣業以戰功散階轉至特進故稱之嗣

業大慙即白宰相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

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

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

李栖筠

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從才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是年五月令狐潮再攻雍

丘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復

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

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將即亮翻帥讀人人皆

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

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

之被皮義翻縋馳偽翻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

其後復夜縋人復扶又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

射而亦縋下弩射同

復扶又

復扶又

復扶又

復扶又

復扶又

六將宜書名

又翻下後復敢復同

將即亮翻帥讀

口率朝直遙翻

射而亦縋下弩射同

復扶又

復扶又

復扶又

復扶又



真道學

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仲翻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諜達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言叛賊未識君臣之倫也於乾翻未幾出戰幾居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眾屯白沙澗九城志開封中牟縣有白沙澗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司馬彪郢陽亭春秋之沙隨地也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燕縣有桃城燕縣唐為滑州胙城縣分別

分別妙

其眾別彼矯檀及胡兵悉斬之榮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白檀縣即古北平

三月二日潮至雍丘城下攻守六十餘日潮大敗而走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幾潮又帥眾來攻謂巡曰本朝危感兵不出關則是潼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主上緣哥舒被刃幸于西蜀孝義皇帝取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蕃漢雲集不滅四十萬眾前月二十七日王申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虜遊魂終不臘矣則是七月十五日丁卯以後也其日前月二十七日兵到土門蓋圍城中傳聞之誤也又云相守四十餘日潮收兵入陳留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魯吳敗於葉六月哥舒翰敗於潼關上皇幸蜀皇帝北巡靈武六月九日賊將瞿伯玉據圍城十二日賊屯白沙澗十四日夜巡襲破之七月十二日潮伯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後差舛不可考蓋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精審今但置關破以前旬日間民去賊來事於五月關破以後事於七月耳



河北將

宗仙運

歸者萬餘戶。河北諸郡猶為唐守 為于常山太守

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

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

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

仙運說承恩曰：說式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

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項屬車駕南遷，咽音煙屬之

自長安南幸蜀也，蜀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李大夫

也。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眾心不從，身首異

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為念，移據

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為此？若疑

魏卷共圖  
思明專泄  
殺殺何并  
也

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

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

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

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

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言信

地夷庚四達，非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

疑不決，承恩承此之族兄也。馬承此見二百十三卷

且禮翻考異曰：韓愈烏氏先廟開元二十年此音此又

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偽降，伏甲於城上。

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



博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并致

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處昌昌翻

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

武。徇國之心益堅矣。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

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

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

尚書。北都留守。武后天授元年。以太原為北都。中宗

元年。曰北都。是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

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

脩。朝廷遣侍御史崔眾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眾侮

易承業。先悉薦翻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

眾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

股栗。考異曰。肅宗實錄。八月壬午。子儀光弼皆於

常山郡。嘉山大破賊。子儀等俱奉詔領士馬五

萬。至自河北。以子儀為某官。光弼為某官。汾陽家傳

六月八日。破史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

矣。其餘幾何。可長驅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發恒陽。至

常山。中使邢延恩至。奉詔取河北路。席卷而南。會哥

舒翰敗績。玄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聞之。獨總精兵

五萬。奔肅宗行在。玄宗有詔。以肅宗嗣皇帝位。肅宗

奉詔。歎歎哀不自勝。公諫云云。跪上天子璽。以七月

幸蜀。記六月十一日。玄宗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

太原。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賊於嘉山。二十

六日。覆陳二十七日。有詔至恒陽。云潼關失守。駕幸

劔南。儲君又往靈武。由是拔軍入井陘口。外志六月



通鑑卷之... 唐紀... 八日敗史思明于嘉山會潼關失守二公班師唐曆  
七月二十八日子儀光弼並加平章事又詔子儀收  
軍赴朔方光弼赴太原河洛春秋又云光弼至太原  
殺王承恩固守晉陽舊紀與實錄同子儀傳七月肅  
宗即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  
儀與光弼帥步騎五萬至自河北光弼傳肅宗理兵  
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遠追光弼子儀赴行在又云以  
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玄宗實錄六月壬午光  
弼子儀破史思明於嘉山舊紀六月癸未朔庚寅哥  
舒翰敗於靈寶其日光弼破史思明於嘉山子儀光  
弼傳皆云六月無日諸書言李郭事不同如此按歲  
朔曆六月癸未朔與舊紀同玄宗實錄云壬午誤也  
肅宗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子儀光弼皆於嘉山大  
破賊領士馬至自河北以為其官某官蓋壬午乃拜  
官且因言已前事耳汾陽家傳邠志皆云六月八日  
破思明與舊紀同家傳云勸肅宗即位上璽則恐不  
然哥舒翰以六月八日敗亦須旬日方傳至河北肅  
宗七月十三日即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師七月十  
三日豈能使達靈武也河洛春秋二十五日破賊與  
諸書皆不合恐太後也今據舊玄宗紀汾陽家傳邠

志唐曆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宜可從幸蜀記十  
一日玄宗召子儀光弼事或如此但二傳皆云肅宗  
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聞潼關不守已收軍赴難在  
道遇肅宗中使遂趨靈武今從舊傳唐曆拜相在七  
月二十八日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宗實錄八月一  
日三書皆不相遠子儀傳云八月雖無日與實錄亦  
略相應今從實錄據舊傳光弼亦曾到靈武疑朔方  
兵盡從肅宗故光弼但領河北兵赴太原耳河洛春  
秋月日尤疎所云殺王承恩固守晉陽必誤也  
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  
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  
天下 考異曰玄宗實錄舊紀皆云八月癸未朔肅  
宗實錄唐曆舊紀長曆皆云壬午朔今從之  
是時上皇尚未知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  
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為今方用兵財賦  
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

第五琦

通鑑卷之... 肅宗

三



聖餉

可惜九門  
無救兵故  
不守

通鑑卷之六

唐紀三十四

三

用上皇悅卽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開元十年

文融除句當租庸地稅使此租庸使之始也其後韋堅楊國忠相繼爲之

史思明再攻

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李庭

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

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大半

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

七月甲子卽位至是凡三

十日使者方至蜀

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

復扶又翻

復同 丁酉制自今改制救爲詔表疏稱太上皇四海

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

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奉傳

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考異曰肅宗實錄癸未上奉表至蜀玄宗實錄八月癸

未朔赦天下時皇太子已至靈武七月甲子卽位道

路險澁表疏未達及下是詔數日北使方至具陳羣

臣懇請太子辭避之旨辛卯下詔稱太上皇庚子遣韋見素等奉冊今從舊紀唐歷

思明陷藁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

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

太常雅樂唐初祖孝

孫張文收所定樂也玄宗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

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八一安舞二

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

聖壽樂八光聖樂坐部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大授

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鼓吹鼓吹

署令所掌鏡歌鼓吹曲也胡樂者龜茲疎勒高昌天

竺諸部樂也教坊者內教坊及梨園法曲也府縣者

京兆府及長安萬年兩赤縣散樂雜戲也酺音蒲

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

山車者車上施棚閣加以綵繒爲山林之狀陸船者

通鑑卷之六

唐紀三十四 肅宗

三



縛竹木為船形飾以繒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時河

西節度使楊敬述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

遠惟霓裳羽衣曲終引聲益緩俚俗相傳以為帝遊

月宮見素娥數百舞于廣庭帝又教舞馬百匹銜盃

記其曲歸製霓裳羽衣舞非也又引犀象

上壽帝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

馬三十匹為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又引犀象

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扶轉而舞安祿山見

入場或拜或舞或舞動容鼓旅中於音律

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

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樂音洛故雖茅

茨土階惡衣非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

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

聲技之巧技渠綺翻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

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

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鑿與播越生民塗炭卒

翻恤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唐六典洛陽禁苑中有芳

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梨園弟子見二

年賊皆露刃睨之睨五計翻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

勝音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

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肅宗



將不如此  
樂工

命大索三日索山客翻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  
銖兩之物無不窮治治直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  
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離小民間相傳太  
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  
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  
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  
復起復扶又翻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郵坊至  
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西門謂長安城西門  
也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雲陽屬漢  
翊後魏屬京北地郡西不過武功武功屬漢晉屬扶江

景仙通貢  
獻

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之在皆自襄陽取上津  
路抵扶風上津漢漢中長利縣地梁置南洛州後魏  
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九月壬子史思明圍  
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建  
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眾寡弱  
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  
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過古禾  
上欲翻勝音升屬之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  
諸將東征帥所類翻統他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  
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大伯乎上

人所不敢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四  
肅宗







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

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

稱稱尺證翻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

史創侍謀之官以處泌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

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

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

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

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

奏聞從干容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

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

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重直龍翻凡官禁官府門側置

輪盤或遇夜門已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向內以通之餘則待明禁門鑰

契悉委俶與泌掌之為泌請還鑰契張本阿史那從禮說誘

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眾聚於經略軍北時九姓胡皆居

河曲猶各帶舊置府城按舊書李吉甫傳經略軍唐未之宥州是也天寶移經略軍於靈州城內以宥州

寄治經略軍元和九年遂於經略軍故城置宥州六胡州於郭下置延恩縣宋白曰經略軍在夏州西北

三百里天寶中王忠嗣奏於榆多勒城置將寇朔方

軍今屬靈武去靈武六百餘里說式芮翻

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天德軍在大同川天寶十二年安思

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

里西度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考異



日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汾陽家傳又云九月十九日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伐叛蕃按實錄戊辰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

恩之子玠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玠方貧翻復扶又翻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

同羅上雖用朔方之眾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張知

亮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宗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

北狄逐水草為行國西域諸國皆有城郭故謂之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

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調徒可以贍軍上從之戊

辰發靈武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復扶上斬

之丙子上至順化上改慶州安化郡為順化郡韋見素等至自

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

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寶冊於

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禮記凡為人子者昏定而晨省奉上時掌翻比

毗至翻省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事見上卷天寶十三載十四載

意薄之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

慷慨上為之改容為于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

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相拱手避之上皇賜

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

知人難



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

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閣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此。

良娣母家新豐。泌居京兆。故云然。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

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聞音問。上驚召問之。對

曰。臣比憂禍亂未已。比毗。全翻。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

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

惡李泌及倓。為良娣潛殺倓。泌不自安。張本惡烏路翻下亦惡同。上嘗從容與

泌語。及李林甫欲救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

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

聖德之不弘耳。李林甫動搖東宮。見二百十五。且方。卷天寶五載。六載。從于容翻。

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

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弗保朝

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

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

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惡烏路翻。樂音。洛處。昌昌翻。南方

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救。意必以為用韋妃之

故。廢韋妃事亦見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

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

被皮。義翻。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

遂抱泌頸泣不已。它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

皇后。蓋天寶五載。唐紀三十一。肅宗。

肅宗

不說亦可



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

玄宗幼失昭成后母視良嫌祖母鞠愛篤備帝即位封為

鄧國夫人其子去逸生良娣必毗必翻娣大計翻

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

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

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

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史言李泌能南詔乘亂陷越

騫會同軍據清溪關

越嶺郡嶺州會同軍當在越嶺會川縣當瀘津關要路清溪關

在大定城北考異曰唐曆是月吐蕃陷嶺州新傳是歲閣羅鳳乘豐取嶺州會同軍云云蓋二國兵共

陷嶺州也尋傳驃國皆降之

新書尋傳蠻俗無絲纊跣履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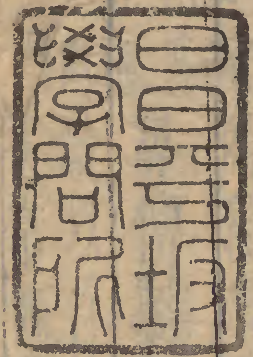
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南屬海比南詔驃所妙翻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通鑑卷三百六十四 唐紀三十四

三



通鑑卷三百六十四

文政庚寅



